

目 录

XI	第二次游历欧洲大陆	
	1816 年 5 月 3 日~1816 年 8 月 18 日	(1)
XII	马洛：《伊斯兰的反叛》	
	1816 年 9 月 29 日~1818 年 3 月 12 日	(38)
XIII	意大利的最初印象：《罗萨琳与海伦》	
	1818 年 3 月 13 日~1818 年 11 月 9 日	(112)
XIV	罗马与那不勒斯：《普罗米修斯的解放》	
	1818 年 11 月 20 日~1819 年 6 月 8 日	(168)
XV	瓦尔索瓦诺别墅：《倩契》	
	1819 年 6 月 20 日~1819 年 9 月 27 日	(214)
XVI	佛罗伦萨	
	1819 年 10 月 13 日~1820 年 1 月 25 日	(243)
XVII	比萨与莱航	
	1820 年 2 月 9 日~1820 年 7 月 20 日	(284)
XVIII	比萨，圣朱利亚诺浴场：《心之灵》，《阿多尼》	
	1820 年 7 月 20 日~1821 年 7 月 19 日	(327)
XIX	比萨集团：《希腊》	
	1821 年 8 月 1 日~1822 年 4 月 11 日	(406)



XX 最后的日子

1822年4月28日~1822年7月4日..... (484)

哈莉特·雪莱书信集 匡 非 译 (514)

雪莱书信补遗 匡 非 译 (521)

《雪莱全集》附录

雪莱夫人记述雪莱的最后航程 匡 非 译 (534)

勃兰兑斯：雪莱评传 江 枫 译 (541)

霍姆斯：雪莱，陨落前后 江 枫 译 (597)

江枫：疯子雪莱，不信神的雪莱 (632)

雪莱年表 (647)

234~282	章 燕	译
	屠 岸	校
283~284	王伟明	译
285~289	马爱农	译
290~300	龚 洁	译
301~302	钮保国	译
303~315	王伟明	译
316~322	黄宗英	译
	冯亦代	校
323	匡 非	译
324~368	杨志达	译
369~373	江 枫	译
374~405	杨志达	译
406~450	张辉英	译
451~472	匡 非	译

XI 第二次游历欧洲大陆

1816 年 5 月 3 日 ~ 1816 年 8 月 18 日

大法官的判决——第二次大陆之游的路线——日内瓦：迪奥达蒂别墅——会见拜伦——日内瓦湖的环湖之游——《六星期旅行札记》——《赞智力美》——伊伏瓦——伊维安——梅勒利——玛丽·路易丝——一次侥幸——锡雍城堡——克拉伦斯——韦瓦伊——洛桑——吉本——找房子——考虑进一步旅行——雪莱的《勃朗峰》——游沙摩尼——一场雪崩——波松的冰川——布封的理论——来宾留言簿上的留言——蒙坦韦尔特——返回圣马丁——“僧侣”刘易士——《弗兰肯斯坦》——《吸血鬼》——离开日内瓦——枫丹白露和凡尔赛的宫殿——鲁昂——哈佛——与皮科克同在马洛



234

致威廉·葛德文

(伦敦)

多佛尔^①

1816 年 5 月 3 日

您无疑迫切地想了解我的情况。我希望我有能力给您一个更加令人满意的消息，胜过我现在出于无奈呈现给您的这些。我为我的境遇欠佳深感遗憾，我想您一定知道，在与此具有相同性质的计划中，我不能立刻使您拥有足以使您舒适、独立的东西，您至今没有从社会上得到这种独立，实在太不公平。

大法院已做出决定，家父和我不得动用那份产业。它还判定，所有的树木，据说价值 6 万镑，必须被砍伐出售，所得钱款上缴法庭，用于支付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财产净值”（what ever equities）。这点您已从范妮那里得知。

所有这些使我几乎陷于我 3 月份向您描绘过的那种境况，这是就这个问题牵涉您的那方面而言。除了他的篱舍，我从家父那里将一无所获。遗产抵押贷款很难靠得住，年金支付限制在一个显然是十分狭窄的范围内。

家父将预付给我一笔款子，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用于应付最后一轮谈判期间签定的协约中规定的债务。款额十分有限，而且因为我债务繁重，需要兑现的那些我为了最终得到这笔钱而不得不声明应承的债券太多，这笔款子几乎已经被吞食殆尽了。大概还能剩下几百镑；您将于今夏从这一来源中得到 300 镑。我准备以“遗产抵押贷款”作为这笔款子的担保，从目前的情形看，立契转让票据要在六星期或两个月后才能制订出来；其后我还要寄回去让他们签字，然后才能收到钱款。我可以肯定地说，

只要我在其他方面申请贷款的事情不被家父发现，这笔钱一定会在王国贴现生效时供您调遣。

恐怕对布赖恩特就无能为力了。他答应以我的个人债券为抵押借给我 500 镑；他当然没有得逞，这次失败使他以后的事务呈现出不好的兆头。但是谈判还是开始了，我从来都认为，成功的惟一机会，或至少是最大的机会就在于您的干预。也许您不愿意被误认为是我的密友，但是如果您首肯这个建议，就难免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我自信这是一个最为有利的条件。我必须强调的是，目前一定要保守秘密。

海沃德手上也有一桩事物，他说他认为可以通过“遗产抵押贷款”帮我弄到 300 镑……

布赖恩特和海沃特都不知道我已离开英国，由于我很可能，不，肯定要在几个星期以后回来签署这些契约——如果那些人同意，或至少来领取家父给我的钱，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身在国外他们可能会松懈努力。我只告诉他们我要到乡间去两三个星期。我甚至没有退掉我在马契蒙特大街的寓所。

促使我离开英国的原因我已在前一封信里向您谈过，它们从那时起就一直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我。

我不断陷于困境，似乎是一种偏见使我和我的同类不能平等相处。我决定当机立断，所以带玛丽去了日内瓦，我将在那里构想解决问题的计划，然后离开她返回伦敦，集中精力处理事务。

我也许就此离开英国一去不回，对此我也说不准。我独自回来，不会朋友，不叙旧情，不参加任何能够缓释那种近乎悔恨的遗憾心情，这遗憾是每个离开故国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感受到的。我尊敬您，看重您，认为您比英国境内的所有人都出色。您是首先觉醒的哲学家，您作为一位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我的认识。您性格中最不杰出的那一部分竟然被我认为人间正道，这实在是我的不幸。但是，我太不冷静了，我对待您有欠公



允——原谅我；请撕毁这些记录着我的激烈措辞的信页，并且请您相信，尽管被您错误地称为名声和荣誉的东西把咱俩隔开，但是我对您的感情永远像是深情的朋友那样热烈。

P.B. 雪莱

地址——留局自取，日内瓦

匆匆写就，每分钟都希望听见帕凯特起航。

[信封地址]

伦敦

斯金纳大街 41 号

葛德文先生

注释：

①皮科克说，“1816 年初夏，[雪莱]精神上又开始骚动不安，导致了第二次游历大陆。”雪莱在伦敦呆了几天，等候大法官法庭的决议下来。这一行人中除雪莱外，还有玛丽和他们的幼子，威廉，克莱尔·克莱芒特。5 月 8 日到达巴黎。旅行的地点与他们两年前的 1814 年步行穿越特鲁瓦，一直到达纳沙泰尔的那次相同；这次他们另选了一条路，穿过第戎，多乐，波利涅，香槟诺勒，勒·鲁斯，到达日内瓦，下榻在那里的塞契隆旅馆。

235

致托马斯·洛夫·皮科克

日内瓦牧场旅馆①

1816 年 5 月 15 日

经过十天的旅行，我们到达了日内瓦。这趟旅行就像人生之旅，变幻莫测，晴雨更替。不过您知道，这些数不清的阵雨在我看来就像忽下忽停的春雨，预报着阳光明媚的夏季的到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趟旅行非常赏心悦目。但是，为了不致耽误行期，不得不事无巨细考虑周到，在花销方面丝毫不敢大意，这就使所有旅行计划中的乐趣大打折扣。……

您生活在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岸边，在苍翠、平缓的丘陵之间。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可以不受羁绊地我行我素，安心心地享受生活；我相信，只要它的国名及其所包含的自私的概念继续存在，英国就永远是最自由、最高尚的国家。

也许您的选择是明智的，但是如果我回来效仿您的榜样，我所看到的其他事物便不会令我感到懊悔。确实，世界上的风景很多，有好的，有坏的，有令人生厌的，也有令人振奋的，一个人如果不跨越他的国界，就永远不会感知这一切。

一个人如果一直安于现状，我所谈及的经历就永远不会教他藐视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否则，就像华兹华斯一样，他一直都都不知道他和祖国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眷恋，只有在他离开祖国后才更加真切地感到它的美丽；我们的诗人和我们的哲学家，我们的山脉和我们的湖泊，以及在我们看来格外亲切的乡间小径和田野，都像永不断裂的纽带一样把我牵连，直到我失去知觉的那一天。

如果我今生今世不再归来，它们，以及对它们的记忆，这一切的一切以及心底的爱恋，一旦相连将永不分离，即使我今生今世真的不再归来，它们也会使英国的名字在我听来永远亲切。

我猜想您付邮资不是为了看到这些，都是些多愁善感的闲话，我恐怕短时间内当不好观光者的角色，不过我还是要告诉您，为了到日内瓦来，我们穿越了阿尔卑斯山脉的侏罗分支。对于我们遇到的困难，诸如马，高额的账单，马车夫，奸诈狡猾的客栈老板等，您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根据您自己的经验，填补画面的这部分空白，估计不会有谬。

侏罗山脉的景色伟岸壮观，厚厚的松林密不透光，人迹罕



至，而且幽僻难达，绵延地伸向四面八方。有时，它们铺展而下，伸入峡谷，给悬岩绝壁披上绿色，在最贫瘠的石罅间与纠结的块根抗争；有时，小路盘旋而上，进入霜冻地带，在那里，树林变得稀疏，树枝上覆着白雪。

这些地带的树都是参天大树，三五成群地散布在皑皑的雪野。我们在旅行最后一天的傍晚经过这里，看到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萧索、荒凉。

那杳无人烟之处的天然的寂静，与给我们带路的那些人的说话声形成奇妙的对比。在这样的深山峻岭，必须带上许多人，靠他们帮助马拖拽马车在雪地上艰难前行，防止马车坠落悬崖。

我们现在到了日内瓦，也许要在这里或附近什么地方逗留到秋天。我可能两三个星期后就回来，看看朗（迪尔）为解决我的事务所尽的最后一番努力；届时我定会来看您；其间我将很有兴趣听您谈谈您自己的情况。

P.B. 雪莱

注释：

①雪莱和他的一小伙同行者5月底从旅馆出发，前往一处名为“夏皮斯原野”或“阿莱格雷山原野”的宅子。宅子在科利涅附近，大湖的彼岸，距日内瓦约两英里，有一小片花园将它和水岸隔开。宅子离迪尔达提别墅步行需五到八分钟。弥尔顿1639年从意大利返回时曾在此别墅拜访过他的朋友，日内瓦神学教授，约翰·笛尔达提博士。在雪莱的宅子和该别墅之间有一个葡萄园，是英国旅行家和流言蜚语传播者经常光顾的地方，拜伦6月10日曾在此避难。——道登教授：《雪莱传》第2卷，第14页

236

致威廉·葛德文
(伦敦)

萨瓦省伊维安

1816年6月23日

先生：

您的信送到之时，正值我要出发游览湖边风景。从我到达的第一个设有邮局的镇子写出这封〔回信〕

您知道，我们的关系的亲密程度，还不允许我向您详细解释我决定离开的动机，如果我对您解释，您就会以一个朋友的意见去评判这些动机。我想像得出您将因此受到打扰。而我极不情愿成为让您不安的缘由，我愿您一切都好。

我完全赞成您去看望布赖恩特，我认为，如果除了他的陈述，该农庄没有更加有价值的地方未被认识，那么他的代理人所提的条件是十分有利的。但是我认为，您若经手这笔交易，最好查清楚这一点。不一定要作财产估价，因为估价的费用相当昂贵，但我是认为，确实应该由一个像您这样头脑精明、处理此类事物非常老练的人进一步弄清它的价值，而不是只听买主的一面之词，或光看租费收入的多少。不过，如果我设想您在所有这些方面将我的财产看成非我所有，或许对您是不公平的。

在我的印象里，朱·金那里有一份财产授与证书，他说他愿意以十英镑售出。随信随上一纸短笺，如果您不便支付这笔款子，可以让我的财东如数付给马丁先生。我写的是这个名字，因为我以为您可能不愿意您的真名被提及。

我可以肯定您能以五镑的价格得到财产授予证书^①——如果它还在金的手里的话，对此我是笃信不疑的。万一已不在他手

里，我能想到的惟一办法就是去找朗迪尔。您可以说，您曾经有一次借给我一份证书，我一直没有归还，而他收集了属于我的全部证书，我作为这份证书的所有者有权要回它。我想我们可以靠这个理由得到一份证书。您一定还记得，您从一个学法律的学生那里借到我现在谈及的东西，又把它借给了我，后来一直没有归还。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和布赖恩特协商，一定要万分谨慎，不要透露有关此事的任何情况。我希望您能充分认识在这种时刻保密的必要性。正因为我确信您会妥善行事，才同意进行这种协商。

如果您得到财产授予证书，能否将它复制一份，为我保存？

恐怕您会觉得这封信的语调比较特别。事实上，我感到要在最普通的问题上说清我的意思真是难上加难，所以不得不采取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口吻。我真切地关注您的一切，由衷地崇敬您的品格和才能，并为我的无力相助深表遗憾，我的这些感受超过世上的任何人。

请代我向范妮，向她和她的妹妹问好。

P.B. 雪莱

回信地址仍是日内瓦。从今天起再过几天我就回来。

[信封地址、姓名]

英国

伦敦雪山地

斯金纳大街 41 号

威廉·葛德文先生收

注释：

①雪莱称之为葛德文的掮客的一个代理人提出以 1 700 镑的价格购买雪莱的一处农庄；但若没有一份 1791 年的财产授予证书，谈判就无法取得进展，而雪莱不在当地，无法弄到它。葛德文信里说，“这是您不幸离开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布赖恩特说他可以为您的其他产业找到买

主。”——道登教授：《雪莱传》第2卷，第20页

237

致托马斯·洛夫·皮科克^①

日内瓦科里涅附近，蒙塔莱格

[1816年]7月12日

我从韦瓦伊回来已近两周。这趟旅行确实令人愉快，尤其是让我第一次知道卢梭的创造力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体现在《朱莉》里。风光的背景给那些描写赋予魅力，而那些描写又将风光的动人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叫人叹为观止。不过我想向您大致叙述一下我的为期八天的旅行。如果您手头有一份瑞士地图，您便可以跟上我的旅程。

我们于6月23日两点半离开蒙塔莱格。湖面风平浪静，经过三个小时的划行，来到赫曼斯。这是一个美丽的小村庄，有一座废弃的塔楼，据村民所说，是凯撒大帝建造的。另外还有三个诸如此类的塔楼，1560年日内瓦人为建筑自己的防御工事而将它们捣毁。我们从一种窗状的入口进入塔内。那真是铜墙铁壁，建塔用的砖石坚硬无比，上面还留有凿斫的痕迹。船夫说这座塔一度比现在的高三倍。厚厚的墙壁中有两座楼梯，一座已完全毁坏，另一座也面目全非，必须靠梯子才能上去。小镇本身是由某位勃艮第女王建造，后被伯尔尼的居民攻陷，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掠劫，使小镇成为目前这种状态。现在的小镇是一座不起眼的村庄，居住着若干渔民。

我们离开赫曼斯，黄昏是到达了赫尼村。我们看了看阴暗肮脏的住处，便漫步来到湖边。倾斜的湖岸附近有一些怪石嶙峋的小岛，点缀着雾气缭绕的黛紫色的辽阔湖面，景色十分秀丽。鱼儿在水中畅游，它们大批地聚集在岩石旁，捕捉那里滋生的

飞虫。

在返回村庄的路上，我们坐在湖边的垣壁上，看几个孩子玩一种类似九柱戏的游戏。这些孩子模样怪异，病态而畸形。他们大多弓腰驼背，喉结粗大；但其中一个小男孩的举止风度却格外优雅，是我从未在别的孩子身上看到过的。他丰富的表情使面容美丽耐看。他的眼睛和嘴唇交织着傲气和温和，表示他内心的敏感，但他所受的教育恐怕会使这种敏感沦为不幸或者罪恶；他身上的温和多于傲气，仿佛日常感受的温柔情感已经把这种骄傲从最初的野性状态驯服过来。我的旅伴给了他一点儿零钱，他一声不吭地接过，脸上露出表示感谢的甜甜一笑，然后不好意思地继续去玩游戏了。这一切很难说是真的；但是在这晚霞辉映的黄昏，在这幽僻浪漫的村庄，在这吸引我们前来的静谧的湖畔，人的想像肯定不可避免地要将它的幻觉，注入最平淡无奇的景物。

返回客栈，我们发现仆人已经把我们的房间收拾过了，使先前那种不堪入目的景象改变了不少。我那希腊伙伴触景生情；有五年了，他说，五年没有睡过这样的床铺了。眼前的景物唤起的回忆对我们谈话的影响渐渐淡去，我怀着和悦的情绪就寝，心中想着次日的旅行，和我们回家后向人讲述旅途中小小奇遇时的喜悦。

翌日清晨，我们经过伊伏瓦，这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村庄，有一座古城堡，建筑物间点缀着树木。这里与内尔尼相距不远，在一片幽深海湾边缘的岬角上，方圆若干英里。我们到达这个岬角的时候，湖面开始呈现更为柔美的景象。萨瓦山脉的山顶雪光闪烁，坡度起伏地伸入湖水：高处，覆盖森林的岩石呈黑色，越往上植被越深邃茂密，最后冰雪和耸入蓝天的光裸的岩尖混合在一起；下面却是胡桃木、栗树和栎树构成的小树林，林间空地宛如草坪，证明这里气候较为温和。

我们刚经过对岸的岬角，就看见了德朗西河，从山脉的裂罅

间飞流直下，在湖边形成一片被它的支流横贯的平地。成千上万的比索鸟栖息在河水和湖水汇合的浅滩上，这种美丽的水鸟样子像海鸥，但个头较小，背部呈紫色。我们临近伊维安时，只见山脉更加突兀地插入湖水，闪闪发亮的山峰悬挂着大片彼此搀杂的树林和岩石。

经过一天的旅程，我们于7时左右到达这座小镇，这一天自然环境瞬息万变，我记得以前还未曾经历过。早上阴冷潮湿；接着刮起东风，云团很高很厚；接着是雷阵雨，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接着南方突如其来一阵猛烈的狂风，夏日的云彩悬在山峰上空，中间是亮丽的蓝天。我们到达伊维安大约半小时后，头顶上的乌云里放出几道闪电，乌云散去了，闪电还在继续。“任你电闪雷鸣，我心依然宁静。”（Diespiter per pura tonantes egit equos）正如霍勒斯所说，变幻无常的自然现象丝毫没有影响我的心境。

伊维安的居民们那副穷困潦倒、苍白病态的模样，是我前所未见的。撒丁王臣民和瑞士独立共和国的市民之间的鲜明对照，有力地说明了方圆几英里之内专制制度造成的祸害。这里出矿泉水，他们称之为“eaux savonneuses”。晚间，我们的护照遇到一些麻烦，但地方行政长官一听到我同伴的头衔和大名，立刻连声道歉。客栈条件不错。旅途中，我们看见一座城堡的废墟在远处的高山上，让我想起莱茵河上的那些废墟。

次日清晨，我们离开伊维安，风的强度足以带动一只帆船。浪高得惊人，我们的船负载很重，那一刻显得很危险。不过我们还是安然抵达了梅勒利。途中小船飞一般地驶过垂落湖畔的大片树林、青翠喜人的草坪，和冰雪封顶的光秃秃的山脉。山峰从岩石顶端挺拔而起，山脚回响着波涛的轰鸣。

在这里，我们听说玛丽·路易丝女皇曾在梅勒利住宿，那时还没有眼前这家客栈，膳宿供应和圣普鲁克斯回忆录中那些最蹩脚的村庄的条件差不多。“天才”请求进入“权利”的大门，那

些离人类的责任和乐趣最远的人们，却仍然不失人类本性中共有的情感，这实在让人感动。女皇拥有这些情感无损她的身份，只是进一步说明在她为他们不是一个强大、文明的民族而产生的惋惜中，包含着情深意切的赞许。波旁家族的成员甚至不敢想起卢梭。她的这种权力归源于她丈夫的王朝所践踏的民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民主似乎在世界各民族都具有代表性。这件小事情立刻表明古代的观念体系是多么荒谬和讨厌，而旨在恢复它们、使其在人世间永久存在的阴谋政权又是多么不合时宜、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在那里用餐，还喝了一些蜂蜜。我从来没有尝过这么美妙的蜂蜜，纯粹是山花的芬芳，沁人心脾。也许树名就是从这种蜂产品派生而来。梅勒利是圣普鲁斯幻想中的流放的著名背景地，不知卢梭是否精通巫术，但梅勒利确实是一片令人心醉的土地。松树、栗树和胡桃树林掩映着村庄；这样的无边无际的繁茂森林在英国是无处可比的。密林深处，是一片片开阔的草地，绿得令人惊诧，点缀着千朵万朵极为雅致的小花，散发出麝香草的芬芳。

我们离开梅勒利时，湖面似乎显得较为平静，我们贴着湖岸航行，每转过一个岬角，湖畔的景色就多几分美丽。但是好景不长；风力逐渐加强，最后变成狂风肆虐；而且风是从湖的最远端刮来，掀起了骇人的巨浪，使整个湖面水花飞溅。我们的一位船夫是个冥顽不灵的家伙，在小船就要被大风掀进水底的节骨眼儿上，他还固执地鼓着船帆。等到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他才让帆完全落下；小船一阵不听船舵指挥，再加上舵柄已经破损不堪，很难进行有效操作；一个浪头扑进来，又一个浪头扑进来。我的同伴水性很好，这时脱去了上衣，我也如法炮制；我们抱着双臂坐在那里，每时每刻都有被巨浪吞没的危险。终于，船帆又稳定了，小船也驾驶得动了，但我们仍有被汹涌的波涛吞没的危险。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位于圣金古克斯村庄内的一个避风的港湾。

在接近死亡的紧要关头，我内心混杂着各种感触，恐惧产生了，但只处于次要地位。如果是孤身一人，我的感情不会如此痛苦；但我知道，一旦遇险，我的同伴一定会来救我，而一想到他的生命将为挽救我的生命而遭受危险时，我就羞愧万分。我们到达圣金古克斯的时候，站在岸边的居民看到我们这只脆弱得不堪一击的船非常吃惊，因为他们自己也决不敢在这样的水面搏击风浪；他们交换着惊讶的目光，向我们的船夫表示祝贺。船夫和我们一样，为终于站在岸上而欣慰不已。^②

圣金古克斯比梅勒利还要秀丽；山更加挺拔，从峰尖最高点更加突兀地插入湖中。高处，这耸入云霄的山顶的沟壑处，在潜流经过的小径上，仍然堆着厚厚的积雪。其中一座最高的山名叫圣朱利安山，山顶下面是越来越深邃、广阔的森林；栗树使景色显得别有风韵，美不胜收，与我以前游历过的其他山间景色截然不同，将在我记忆中刻上一幅画面。

我们到得很早，就乘坐一辆马车游览罗讷河的入河口。我们穿行在山湖之间，头顶上是茂密的栗树林，身边是长流不断的溪涧，它们得到山顶积雪的滋养，在流经的岩石上形成钟乳石。我们看见一棵巨大的栗树被那天早上的巨风刮倒。一排激浪标明罗讷河和湖水汇合之处；河水和它离开湖面的时候一样湍急，但混杂着泥沙，颜色暗淡。我们在通往拉瓦莱（La Valais）的路上又前进了一里格，然后在一座名为布维里城楼（La Tour de Bouverie）的城堡边停下，这里似乎是瑞士和萨瓦毗连的边界，我们被要求出示护照，因为他们怀疑我们是前往直意大利。

道路的一侧是高耸的圣朱利安山，峭壁凌然悬于道路之上；从城堡的入口处望去，我们可以看到冰雪覆盖的拉瓦莱山脉被笼罩在云层里；道路的另一侧是垂柳依依的罗讷河面，和景色的其他部分形成鲜明的对照；周围是黑黝黝的大山，凌驾在克拉伦斯、韦瓦伊和流经其间的湖面上。一座孤零零的小山竖立在平原

中间，山顶教堂的白色的塔尖在栗树丛中隐约可见。我们于日落前返回圣金古克斯，晚上我读《朱莉》打发时间。

翌日早晨我的旅伴起床很晚，我得以在早饭前寻访那条流入圣金古克斯湖时形成的瀑布^③。水流顺坡而下，成为一个又一个的瀑布，它们伴着恒久的轰鸣声跌落在岩石上，并不断把水花溅在沿岸那些点缀荒野的花草树木上。河流的流经路线有时从草坪上穿过，避开岸边的悬崖绝壁；有时又从陡峭的布满洞穴的巨岩底部流过。我在这些草坪上采集了一束在英国未曾见过的鲜花，它们因为稀罕而越发显得美丽。

回来吃过早饭，我们泛舟去克拉伦斯，计划先看罗讷河的三个河口，再看锡雍城堡；天气晴朗，风平浪静。我们从碧波粼粼的湖面来到罗讷河上，尽管离汇合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水流仍然很湍急；混浊的河水和湖水汇合，但汇合得很勉强〔见《新埃罗伊斯（Nouvelle Heloise）》，书信 17，第 4 部分〕。我整天都在阅读《朱莉》；现在看来，这本书里热情洋溢，给这青山绿水环境配置了一些杰出的人物，禀赋超群，悟性过人。梅勒利、锡雍城堡、克拉伦斯、拉瓦莱和萨瓦山脉纷纷呈现在想像中，以怀念一度熟悉的事物和一度亲切的人们。它们确实是一种智慧的创造，但这智慧的光芒如此强烈，结果给所谓现实的记录投下一道虚假的阴影。

接着，我们来到锡雍城堡，参观那里的土牢和碉堡。那些牢房建在湖底深处；主塔由 7 根柱子支撑，岔开的柱头托起塔顶。紧挨着主塔墙壁的湖水深达 800 英尺；这些柱子上拴着铁环，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人名，有些是游客的，有些显然是犯人的；有关犯人的记忆业已被时光磨灭，因此他们拥有一种自己早已感觉不到的孤寂。有一个古老的日期居然是 1670 年。宗教改革运动伊始时期——实际上在那段时间以后很久，这座主塔一直用来收容那些动摇或否定偶像崇拜制度的人们——人类直到今天才逐渐